

XIN
SHI
XUE

西方 新史学述评

主编 庞卓恒

副主编 田晓文 侯建新

高等教育出版社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西方新史学述评

主编 庞卓恒

副主编 田晓文 侯建新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京) 112号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西方新史学述评

主编 庞卓恒

副主编 田晓文 侯建新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顺义县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6.125 字数 410 00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900

ISBN7-04-003930-3/K·185

定价 7.15 元

前　　言

近十余年来，有关西方新史学和相邻学科的著作大量引入国内，既有历史哲学或史论方面的著作，也有论述具体历史过程或事件的专著；既有通史性著作，也有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等专门领域的专著。引进规模之大、门类之多、范围之广，都远远超过中国近代开始接触“西学”以来出现过的历次“西学”热潮。在“左”的错误路线笼罩下经历过一段沉闷的封闭时期之后的中国史学界，突然感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片陌生的史学新天地，人们或为之而兴奋，或为之而惊诧，或为之而产生种种疑窦……可谓心境各异。但绝大多数同志欢迎这样的引进，感谢改革开放带来了这样多的新信息，由衷希望从这些新信息中得到启发，从中吸取对发展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益的营养成分。

然而，新信息的涌进热潮毕竟来得太猛太速，人们来不及去做咀嚼、鉴别和消化、吸收的功夫。有的主张先搬来再说，有的急于仿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食洋不化”的现象在所难免。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确有极少数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趁着西方学术大量引进而人们还来不及咀嚼和鉴别的时机，专门热衷于从其中挑选那些最集中地宣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糟粕来大肆褒扬，借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在各门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从而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根基。历史学也是他们进行这种破坏活动的领域之一。对此，我们绝不能置若罔闻。

时至今日，应该是我们对十余年来西方史学大量引进的热潮进行比较系统的消化和鉴别的时候了。消化鉴别功夫做得越认

真，“食洋不化”现象就会越加减少，我们从西方史学中吸收的有益成分也就越多。然而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浩繁的任务，需要史学界的同志共同努力。可喜的是，一些同志已开始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有关的文章和论著已渐见于世。不过，总的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我们把这部《西方新史学述评》奉献于读者，旨在把我们近几年的工作做一番汇报，力求就我们的理解对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的是非得失比较系统地加以评述。我们深知，我们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我们的心愿是使它有助于促进对西方新史学的消化鉴别工作进一步深入下去。

当代西方的新史学，主要是指发轫于本世纪初而逐渐盛行于50年代以后的所谓“社会科学史学”，也就是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科学式的历史学”，它与西方传统史学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分枝繁杂，学派林立，互相交错，常会令人眼花缭乱，难以把握其总的轮廓。为了对它的总体概貌和各个主要部分进行比较系统的评述，我们将本书结构分为导论和上编、下编三个部分。导论力求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当代西方史学的是非得失做一总体性评述。上编为《新学科述论》，主要对新社会史学及其分支人口史学和家庭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这几个学科加以评述。下编为《新方法述论》，分别对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和口述史学方法加以评述。新学科主要是按研究对象的不同来划分的，新方法则是按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划分的。各个新学科之间虽然常常互相交错，但每个新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毕竟是互不相同的；而每一种新方法则往往是若干个新学科共用的，而且每个新学科往往同时采用若干种新方法。因此，我们把新学科和新方法分列上下两编加以评述，也许条理比较清晰一些。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各位执笔人按照一个总体设计，在

协作研讨基础上，分工研究和撰写自己承担的题目。导论执笔人庞卓恒。各章执笔人：上编中的第一章赵进中，第二章张建梅，第三章施青林，第四章王薇，第五章侯树栋，第六章田晓文；下编中的第七章侯建新，第八章庞卓恒，第九章楚成亚，第十章庞玉洁。上编由田晓文统稿，下编由侯建新统稿。庞卓恒对全书做了总体设计，拟定了编写大纲，并对各章做了修改、补充和统调。

我们期待着学术界的批评指正。

本书为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研究课题的成果，在此，我们向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会表示由衷的感谢。

庞卓恒

1991年2月志于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系史学理论与历史比较研究室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导论 当代西方史学的进展和困惑——并论马克思主义 指导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 (1) |
| 第一节 社会历史观—史学本体论..... | (2) |
| 第二节 历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 (24) |

上编 新学科述论

| | |
|---|---------|
| 第一章 人本观与结构观的对峙 ——当代西方社会史学..... | (38) |
| 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史学..... | (38) |
| 第二节 当代西方社会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 根源 | (55)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社会史学的主要流派 | (62) |
| 第四节 当代西方社会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 剖析 | (91) |
| 第二章 清晰的模式与模糊的内涵 ——当代西方人口史学..... | (107) |
| 第一节 当代西方人口史学兴起的背景和发展概况..... | (108) |
| 第二节 当代西方人口史学对人口状况的描述及其方法..... | (115)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人口史学对人口变化的分析及其采用的 模式 | (127) |
| 第四节 当代西方人口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 (143) |
| 第三章 尚待解开的家庭演变之谜 ——当代西方家庭史学..... | (152) |
| 第一节 当代西方家庭史学兴起的背景..... | (154) |
| 第二节 当代西方家庭史学发展的概况..... | (163) |

| | | |
|------------|----------------------------------|---------|
| 第三节 | 劳伦斯·斯通与彼得·拉斯勒特之对比分析..... | (182) |
| 第四节 | 待解之谜..... | (199) |
| 第四章 | 难以摆脱的“主观因素” | |
| | ——当代西方新经济史学 | (205) |
| 第一节 | 当代西方新经济史学产生的背景..... | (206) |
| 第二节 | 当代西方新经济史学发展的特点及使用的方法..... | (213) |
| 第三节 | 当代西方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成就..... | (228) |
| 第四节 | 当代西方新经济史学的得失分析..... | (244) |
| 第五章 | “冰山顶上的藐小人物”跌落之后 | |
| | ——当代西方新政治史学..... | (256) |
| 第一节 | 从传统政治史学到新政治史学..... | (256) |
| 第二节 | 美国的新政治史学..... | (267) |
| 第三节 | 联邦德国的政治社会史学..... | (282) |
| 第四节 | 当代西方新政治史学的主要贡献及面临的问题..... | (293) |
| 第六章 | 何处寻觅心智发展的动因和规律 | |
| | ——当代西方心智史学..... | (307) |
| 第一节 | 当代西方心智史学主要趋势的演变..... | (308) |
| 第二节 | 西方旧心智史学的建立及其主要学派..... | (321) |
| 第三节 | 西方新心智史学的兴起及其主要动向..... | (334) |
| 第四节 | 从唯物史观看当代西方心智史学面临的基本理论 问题..... | (347) |

下编 新方法述论

| | | |
|------------|--|---------|
| 第七章 | 假设的验证与间接的实验 | |
| | ——当代西方比较史学方法 | (362) |
| 第一节 | 布洛克的开山之举与比较史学在二战后兴起的 历史背景和一般特点..... | (362) |
| 第二节 | 西方比较史学逻辑的发展及实例举要..... | (369) |
| 第三节 | 当代西方比较史学的局限性..... | (382) |

第八章 有趣的“主”、“仆”之争

——当代西方的计量史学方法 (390)

第一节 史学中的数学热兴起的背景和概况 (391)

第二节 凯歌行进与荆棘丛生 (402)

第三节 怎样成为“好仆人” (415)

第九章 历史行为心理动因的窥探

——当代西方心理史学方法 (427)

第一节 当代西方心理史学兴起的背景和概况 (428)

第二节 主要成就和困境中的新探索 (438)

第三节 柳暗花明何处寻 (460)

第十章 从人们记忆中追踪往昔的历程

——当代西方口述史学方法 (469)

第一节 口述史学的复兴与发展 (471)

第二节 各有千秋与短长 (490)

第三节 借鉴与升华的设想 (503)

导 论

当代西方史学的进展和困惑 ——并论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学 成为真正的科学

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史学有了许多进步。尤其是在社会历史观——史学本体论方面的进步，最值得赞许，许多历史学家起而反对西方传统史学把领袖、精英人物视为历史的中心，认为普通人的历史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主张“从下往上看”的历史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史学认识论方面，当代西方史学家大都摒弃了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所主张的“排除自我”和排斥任何理论指导的所谓纯客观主义的史学认识论，承认任何历史认识过程都离不开认识主体的某种观念或理论体系的导向。在史学方法论方面，当代西方“新史学”大力提倡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系统论等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科学式”的或“法则归纳式”的研究，运用数学方法进行量化研究，开创或发展了诸如计量史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等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还开创或发展了新社会史学（包括家庭史、人口史、妇女史、社区史、日常生活史等等）、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等新的学科。这些进步使得当代西方史学较之19世纪的西方史学具有了许多新的面貌，促进了历史学从“科学”殿堂之外的“人文学”向“科学的历史学”或“历史科学”的迈进。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历史学作为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他许多社会科学一样，在阶级社会中必然要打

上一定的社会阶级烙印。在不同的社会和阶级地位中生活和从事研究、写作的历史学家，必然要在自己的著述中反映出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愿望、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就当代西方而言，大多数史学家处于所谓“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不同于资本家阶级，但也不同于一般无产阶级。许多历史学家不同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的弊端、社会不平等和种族压迫持批评态度，对被压迫人民、穷苦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持同情态度。不少学者还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持同情态度，甚至赞许态度。有的学者还在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而且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学术贡献。但是，一般说来，他们的生活和学术环境使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可能接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是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观和与之相联系的种种学术思潮。而且，有的还十分鲜明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鼓吹西方中心论和资本主义永恒论。

社会和阶级地位的制约，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历史观的制约，决定了当代西方史学必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史学家们力图站到时代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前景，但又感到很难真正把握住它的脉搏；力求把历史学推上真正具有“科学”品格的轨道，但又发现他们向着这个方向每前进一步，就面临着一个新的困境和困惑的领域。

下面我们试图从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当代西方史学的进展和困惑做一些剖析，并以此为对照，探讨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引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第一节 社会历史观——史学本体论

史学本体论就是关于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特点的认识，其核心就是社会历史观。^①

^① 参见庞卓恒：《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当代西方史学和历史哲学中的史学本体论，种类繁多，众说纷纭，很难作出清晰的分类和归纳，在这里我们只限于把一些比较常见的理论观点粗略地分为两个类别加以评述，那就是：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史学本体论和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结构主义的史学本体论。

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本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两大既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交融的哲学思潮。前者强调世界是以人为中心的，认为人的意识、情感和意志等等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这是一种把人的意志、精神视为第一性存在的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他们激烈地反对科学主义看重“经验规律”而忽视或轻视人的主体意识和情感意志的倾向。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这种人本主义思潮的突出代表有弗洛伊德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则既反对人本主义把人的意志、精神视为第一性的存在，也反对唯物主义把物质世界视为第一性的存在，而只承认人们根据自己的“感觉材料”或“经验材料”归纳出来的“经验规律”的重要性。他们声称，他们把握住了“经验世界”，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本体论的束缚。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本体论的，那就是一种否认任何客观世界及其客观规律的真实存在的虚无主义的本体论，而这种本体论在否定了客体的存在以后，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经验主体”，也就是凭着自己感知到的“经验材料”和“经验事实”去归纳“经验规律”的“自我”，所以最后就变成了只承认“自我经验”的真实性的唯我主义的本体论。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思潮的突出代表是逻辑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①

当代西方史学和历史哲学中分别具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倾向的史学本体论，往往不如这两大思潮在一般哲学中那样色

^① 关于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参见刘放桐著《当代西方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三、四、六诸章。

彩分明，这是因为专门探讨历史哲学的著作，特别是专业历史学家的著作，由于主要是探讨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理论问题，往往不去涉及甚至有意拒绝涉及一般哲学体系问题。但是，从他们的理论观点中还是可以大致地看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这两大思潮之间的分野。

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史学本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强调人的精神、目的、意志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强调一切历史活动和整个历史过程都只不过是人的精神、目的、意志的展现过程。如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和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都是主张这种史学本体论的。他们强调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人的活动过程，根本不同于以无目的、无意志的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

(2) 在具体历史过程的研究中，这种本体论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强调领袖英才的目的、意志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历史就是以领袖英才为中心的历史；另一种倾向是强调群体的或大众的意识、大众的心态和大众的文化在历史过程中的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认为正是这种大众的意识、心态和文化观念支配着他们的经济行为、社会行为、政治行为、宗教行为等等，从而决定着历史的面貌和过程。如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年)，他虽然是个多元折衷论者，但也具有这种倾向。他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历史过程的核心，是人们在经济、政治、宗教等各个生活领域走向“理性化”的过程。他特别强调，西方那种要求人们为此生此世建功立业而艰苦奋斗的“新教伦理”，激发了西方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促进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性因素，并认为东方社会没有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到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儒家伦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都缺乏西方那种“新教伦理”。

(3) 他们进而强调人的目的、意志和观念活动具有一次

性、非重复性的特点，由此决定了在人的目的、意志和观念支配下发生的社会历史过程也具有一次性、非重复性的特点，因而是无规律可寻的，是根本不同于具有高度重复性，因而可以探求其重复出现的“规则”的自然现象的。如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说：“世界历史看上去就象偶然事件的堆积……，是泛滥的漩涡。就这样它由一种混乱转向另一种混乱，由一种贫困转向另一种贫困”。①

应该看到，这种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史学本体论，是有合理成分的。首先，在重视社会历史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以及精神文化因素的积极作用方面，它具有克服科学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的片面性的合理成分。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史学本体论，在当代西方史学中表现为结构主义的史学本体论。这种史学本体论把历史的演进过程归结为社会中的各种结构及其功能的演进过程，认为人的历史命运是被结构决定的；机械唯物论把地理环境或经济结构之类因素看作是支配人类历史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他们都否定了人作为历史运动主体的地位，否定了人作为自己的自然环境和各种社会结构的创造者、改造者的主体能动作用，也在不同程度上轻视了精神、文化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这显然是背离历史实际的。人本主义的史学本体论在批评这种片面性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其次，人本主义的史学本体论在具体研究社会历史过程中人的精神文化因素的作用方面也是有成绩的，是值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借鉴和吸取的。尤其是对劳动阶级的大众意识、大众心态和大众文化观念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阐述，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以致象当代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逊(E.P.Thompson)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接受了这种观点，用以研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大众文化在历史上的作用。第三，他

①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的》。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述评》，第318页。

们注意到历史学研究对象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 对象的一次性，非重复性特点，从而反对把历史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虽然他们对这一点的强调过了头，但也包含着合理性成分。

但是，这种带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史学本体论具有致命的弱点。首先，他们把人们的意识、意志和文化观念视为历史过程中的关键性甚至决定性因素，而对这些因素本身又是如何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却提不出科学的答案，最后只得说成是某种文化基因造成的，或认为是经济、政治和生活经历等等“多种因素的随机组合”造成的。这种基因论和多种因素组合论最终导致无规律论，如韦伯就是这样。其次，他们片面强调人们的意识、意志和文化观念支配下的历史现象的一次性和不重复性，看不到其中也有非一次性或重复性的一面，再加上他们的多元折衷主义，更进一步导致了否认社会历史过程具有客观规律，从而也就否认了历史学是一门探索客观规律的科学。

前面已经说到，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史学本体论 在当代西方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中，表现为结构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史学本体论。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历史学方面的突出代表人物是法国年鉴学派著名社会史学家布罗代尔（F·Braudel）。当代西方史学中号称“科学的历史学”或“社会科学史学”的新史学，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史学本体论的倾向。这种史学本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他们认为在人类社会中总是存在某些结构，它们在长时期里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起着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命运。那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构呢？各家说法不一。例如，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他通过对许多原始民族的婚姻制度和神话传说的研究，发现了可以用符号语言描述出来的结构图式；那些民族尽管生活环境和语言习俗各不相

同，但全都反映出那种结构的决定性的支配作用。^①

帕森斯认为，他发现了一种由四个功能子系统组成的“作用总系统”结构。这四个子系统是：A (adaptation)、即发挥变应功能的子系统；G (goal-attainment)，即发挥实现目标功能的子系统；I (integration)，即发挥整合协调功能的子系统；L (latency)，即发挥潜在的导向作用功能的子系统。他认为他的这个AGIL系统不但可以解释社会历史进程的变迁，还可以解释自然现象，特别是生物进化现象。在社会系统中，子系统A就是经济子系统，G就是政治子系统，I就是社会组织子系统，L就是价值观念子系统。帕森斯这套AGIL系统论是当代西方学术界中力图把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中产生的系统论、控制论搬到社会历史科学中来的最突出的表现。那么，社会是怎样进化的呢？他认为，当一个社会面临新的外部压力时，有关的功能子系统就会相应地分化而逐渐形成新的作用结构，以适应外部压力，而新的结构逐渐被普遍接受以后就实现了整个社会系统的进化。因此，一个社会是前进、停滞，还是倒退，决定于上述功能子系统在面对外部环境挑战时形成新结构的应变能力的强弱程度。^②布罗代尔则认为，所谓结构就是在一段长时期里总是重复出现的种种“通例”或“常规”。例如，在14—18世纪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欧洲各国呈现出极为相似的人口升降曲线，食物、

① 关于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哲学的评述，参见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章；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五章。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原著，可着重读《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英译本书名为Structural Anthropology)和《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② 关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主要可参阅他的原著《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社会的进化》(The Evolutions of Societies)和《社会的进化观和比较观》(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等书。

住房、衣着、时尚、心态、能源、交通等等，都无不呈现出相同或至少相似的基本型式。他认为，正是这种长时期的“日常生活结构”(the 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决定着社会历史的根本面貌，它决定了“一个把全部人类生活限定在一个外缘不断变化的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难以达到更难以超越的最高限度”，那个限度“是每一个时代，包括我们自己的时代的边界线，它把可能与不可能划分开来，把稍许努力即可达到的界域与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界域划分开来。”^①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是经济贸易领域的国际性分工结构或其他经济、社会结构等等。总之，结构主义或结构功能主义的史学本体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认为，只有“结构”或“系统”才是决定社会历史面貌和进程的根本因素。（2）正因为他们认为“结构”是通过在长时期起作用的反复出现的“常规”或“通例”表现出来的，所以他们强调历史学应该主要研究那些在长时期里重复出现的、群体性的社会历史现象，从而发现那些现象背后的“结构”，而不应该象人本主义史学本体论主张的那样只去研究那些一次性的、个别性的现象和事件。（3）正因为他们强调社会历史过程中具有首要意义的是那些在长时期里呈现出重复性的现象，而历史学首先应该通过对那些重复性的现象的研究去发现相应的“常规性”或“规律性”，因此他们大都倾向于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共同性，而不是象人本主义的史学本体论那样强调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① 布罗代尔：《文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18 Century, Vol. I,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第27—34页。除该书外，还可参见他的另一名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Age of Philip II)，还有他的长篇论文《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译文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另外还有张芝联教授评述他的史学方法的论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